

# 日治時期社寮島的漁業發展與漁民生活\*

王俊昌\*\*

## 論文摘要

社寮島原為一傳統漁村，使用著傳統漁法，進入日治時期在漁業現代化之際，傳統漁業其漁法漁具有了改良，也帶來漁業的整體成長，當然亦使得當地漁民漁戶所得大致上已脫離糊口的年代，有較好的生活水平。1920 年代中後期臺灣總督府為發展臺灣近海遠洋漁業等因素，於是興建基隆漁港，基隆漁港包括現今的正濱漁港及和平島漁港（即社寮島漁港），尤其基隆橋（今和平橋）完工通車後，其對社寮島漁業的經濟效益達到 62.15%，效益可謂顯著。社寮島的漁業發展也為當地帶來鰹節（柴魚）製造業及修造船業等關聯產業，製造就業機會。

日治時期社寮島有一沖繩聚落，大部分沖繩人從事漁業，甚至成立漁業組合，雖然曾授與島上漢人漁撈技術，惟與漢人仍有些漁業衝突，不過漁業衝突也發生在漢人之間，住民無非是要獲得更多的漁獲收入。由於是漁村，島上有天后宮與社靈廟，分別主祀媽祖與三府王爺，其遶境活動為當地盛事，參與者眾，端午龍舟比賽更讓社寮島名聞遐邇，如今它們仍是社寮島重要民俗活動，海洋文化觀光的重要亮點。

---

\* 教育部 107-108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B 類）「打造國際旅遊島-社寮文化再現與地方產業佈建」子計畫一「地方故事與文化再現」之部分成果。本文 2019 年 4 月 19 日曾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舉辦的「和平島文化遺產與文創觀光工作坊」中發表，感謝與會學者專家及學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寶貴修改意見，在此誌謝。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關鍵字：社寮島、漁業、基隆漁港、關聯產業、漁民生活

## 一、前言

基隆諺語「北社寮，南安平」<sup>1</sup>道出荷西時期臺灣南北兩大海洋文明中心，然而社寮島早在西班牙 1626 年佔領前，就有平埔族巴賽人居住，他們也會用漁獲與西班牙人進行交易，除了巴賽人外，島上也有漢人移民至此，主要從事漁撈工作。隨著西班牙人及荷蘭人的離開，社寮島漸定型為一漁村。

同治 11 年 (1872) 馬偕於 9 月 27 日 (首抵雞籠翌日) 訪問了社寮島，據其日記略述經過如下：「早晨搭舢舨到社寮島，費時半個鐘頭。一看有一排低矮珊瑚築造的房屋，後面有草及矮樹繁茂的山丘。島甚小，和臺灣本島僅隔一小海溝。住民大約有二百人，用火把於夜間捕魚及種土豆、蕃薯為業。其中五十人是平埔族人。在島的一角有荷蘭人的城寨，是一百多年前所建的，方型建築，用砂岩疊起，敷上石灰，約有幾甲地，周圍外深十呎，四角有土壘，接近城壁之高，置砲於此。多年歲月已過，但仍可看出早年的輪廓。」<sup>2</sup>馬偕的日記點出社寮島上的漢人從事焚寄網漁業。

1876 年英國人布里基 (Cyprian, A. G. Bridge) 在〈在福爾摩沙紀行〉(An. Excursion, in Formosa) 一文中也曾有描寫到社寮島：「由於時節已入 5 月，天氣轉熱，中午徒步旅行十分不愉快，我在清晨即出發。約莫 6 點時，我和一位陪同者登上港口東邊的小島，歐洲人叫它 Palm 島 (即社寮島) ……我們在前面村子的最近點登陸，一些居民正忙著搭舢舨釣魚，這些中國船粗陋一如廈門所見到的，這

<sup>1</sup> 基隆市和平島，舊稱社寮島，昔稱雞籠山。

<sup>2</sup>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臺灣日記知識庫」，《馬偕日記 1871-1901》，1872 年 9 月 27 日。

裡徘徊的當地人顯然都是福建來的移民……世界各地的任何漁村少有乾淨的，一個漢人漁村在視覺與氣味所給予人的厭惡更是超越其他地方。然而，社寮島的這一處卻是例外，空氣新鮮，地面乾淨，船多而擺放有序，街道與市集也十分整齊。住民穿著良好，婦女穿戴許多裝飾，搖擺著可憐的小腳。一間規模適當的廟宇坐落顯著的位置，相當地清潔，修補完善。其間，站著一個靜靜的陌生人，一名隨從忙著掃地，裝飾前面正門的鋪石空地。」<sup>3</sup>從布里基的描述，社寮島是一座空氣清新、整齊乾淨的漁村。

日治時期基隆一直是臺灣的漁業重鎮，1920年代隨著基隆港商務的繁忙、以及近海/遠洋漁業的開展，使得港區商船、漁船幅湊，險象環生，有失做為一個國際商港的名聲，另一方面由於漁業的發展，位於港內的三沙灣漁港不夠碇泊，因此臺灣總督府在第四期築港工程中，即以港灣整理為目的，將漁港移轉至八尺門、社寮島一帶，如此一來不僅可促使水產業進一步的飛躍，也促進基隆港灣效率的發揮與港灣機能統制的完整。總督府負責基隆漁港（範圍包括現今的正濱漁港及和平島漁港）的興建，昭和4年（1929）開工，昭和9年（1934）竣工，三沙灣漁港同年7月1日起正式移轉至基隆漁港，相關漁業機構、漁民、漁船亦必須搬遷，與漁業相關業者亦主動將其事業移轉至基隆漁港區。<sup>4</sup>

日治時期基隆漁港的興建除了造就今天正濱漁港及其漁業聚落（地名為「水產」，要以臺語發音）的產業發展外，也造就了社寮島為基隆漁業的重要基地，今天的八斗子漁港、外木山漁港都是戰後才興建，可見其重要性。而社寮島在基隆漁港興建前即有沖繩人移民至此從事石花菜的採集及一本刺漁法（潛入海中用鐵針刺魚）等，至今社寮島還有琉球埔這一地名。

有關日治時期社寮島的研究成果即主要集中在沖繩人的研究上，又吉盛清《日

<sup>3</sup> 劉克襄譯著，《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東海岸的旅行》（臺北：自立晚報，1992年），頁242-245。

<sup>4</sup> 王俊昌，〈日本統治時代の基隆漁港の産業集落の形成と發展〉，《南島史學》，第87號（2019年11月），頁155。

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有一小節敘述到社寮島的沖繩人，文中提到：「全盛期有五百多名沖繩人居住，形成一個漁村。沖繩人在這裡組織『小型沖繩社會』，把沖繩的風俗、習慣、文化這些傳統活動帶進來。」<sup>5</sup>且認為最早教臺灣人漁撈的，也是這社寮島沖繩人聚落的漁民：「擔任指導的是沖繩知念村久高島的內間長三（1901-1953），內間以潛水方式進行漁撈，拿著魚叉潛入海底，戳蝦、烏賊、章魚、底魚、或放荷，把裝有食餌的竹籠沉到海底，引誘魚貝類加以捕獲，還有拖繩漁業等的方法，漁船的操舵法，獨木舟的操作法，連潮流和星座的觀測法，反正教一切『海的工作』，後來被台灣人尊稱為『海神』。」<sup>6</sup>不過，文中也說到沖繩人亦受到日本人的歧視。

呂青華〈基隆社寮島における沖繩人の調査報告〉以田野調查發現（一）戰前移居社寮島的沖繩人幾乎都是漁民，他們的子孫後來也都從事與漁業有關的工作。（二）社寮島當地人眼中的沖繩人擅捕魚，好杯中物，經濟狀況通常不佳。（三）戰後仍留在社寮島的沖繩人數非常少，他們透過學習當地通用的福佬話、與當地人通婚、完成歸化手續、改名等手段，逐漸融入當地社會。<sup>7</sup>

朱德蘭〈基隆社寮島的石花菜與琉球人的村落（1895-1945）〉探討社寮島盛產石花菜，由於石花菜是製造寒天的主要原料，經濟價值頗高，促使沖繩居民經常往返於該島採收，漸形成定居型漁民。另亦製作「社寮島系數屋店主寄留戶籍裡的寄居人資料」等，讓讀者瞭解其「本籍」、「返鄉」時間等訊息。<sup>8</sup>

朱德蘭另有一文〈基隆社寮島の沖繩人集落〉，該文除了簡短說明社寮島沖繩人所從事的漁業外，主要透過寄留戶籍資料闡釋沖繩住民的移動狀況，以及利用《臺灣日日新報》敘述島上由於沖繩人人口日益增加之後，隨之而發生的盜水事

<sup>5</sup>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臺北：前衛，1997年），頁380。

<sup>6</sup>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頁381。

<sup>7</sup> 呂青華，〈基隆社寮島における沖繩人の調査報告〉，《東方學報》，第25期（2005年10月），頁146-155

<sup>8</sup> 朱德蘭，〈基隆社寮島的石花菜與琉球人的村落（1895-1945）〉，收錄於《第11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沖繩：琉球中國關係國際學術會議，2008年7月），頁217-249。

件、爭奪石花菜的採集權、酌婦盜取事件、爆彈走私事件等諸多負面的事件發生，衍生對沖繩人不良的觀感。<sup>9</sup>

卞鳳奎〈日本時期在基隆的沖繩縣人（1895-1943）〉一文提到以往學者對基隆的沖繩人之研究僅限在社寮島，基隆市其他地區未涉及討論。因此以上述研究成果為基礎，進一步說明沖繩人在基隆勞動/活動之狀況。<sup>10</sup>

即便已有少數日治時期社寮島沖繩人的研究成果，但有關這時期社寮島整體漁業發展卻較少人關注。<sup>11</sup>在臺灣漁業朝向現代化之際，社寮島漁業發展情形究竟為何？基隆漁港的興建對社寮島漁業的經濟效益又為何？社寮島漁業發展又帶來哪些關聯產業？漁戶生活情況又為何？本文將以定性定量法來探究以上問題。

## 二、社寮島的漁業

臺北州技手（位於技師之下的公務員舊稱）小園龍次等人於大正 12 年（1923）6 月至社寮島進行漁村調查，所調查的漁具與漁獲如表 1 及表 2。依據表 1 及表 2，當時社寮島漁民所從事的漁法，除了石花菜採收、一本刺漁法外，尚包括焚寄網、鰻建網、曳繩...等漁法，闡述如下：

---

<sup>9</sup> 朱德蘭，〈基隆社寮島の沖繩人集落〉，收錄於上里賢一、平良妙子編，《東アジアの文化と琉球・沖繩：琉球/沖繩・日本・中国・越南》（東京都：彩流社，2010 年），頁 49-77。

<sup>10</sup> 卞鳳奎，〈日本時期在基隆的沖繩縣人（1895-1943）〉，《臺北文獻》，第 194 期（2015 年 12 月），頁 139-189。

<sup>11</sup> 有關社寮島漁業發展之研究幾付之闕如，惟相關漁業研究有洪淑清，〈日治時期基隆漁業史之研究〉，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許焜山，〈基隆八斗子漁村的漁業發展與變遷〉，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表 1 社寮島漁具

名稱	數量
焚寄網	13
銓	80
鰻建網	21
曳繩	12
臭肚魚（象魚）取籠	100
雜魚捕獲	100

資料來源：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臺北：臺北州，1927年），頁202。

表 2 社寮島漁獲

種類	數量	價格（圓）	種類	數量	價格（圓）
鰻	1,714 籠	26,115	烏賊	7,600 斤	6,000
鱈	22,000 斤	4,400	鰻	1,300 斤	260
惣田鰻	23,450 斤	1,407	章魚	1,200 斤	260
蝦	1,800 斤	720	臭肚魚	5,000 斤	400
鰻	18,884 尾	18,076	鮠	1,000 斤	200
石花菜	30,576 斤	3,187.71	雜魚	5,000 斤	500

資料來源：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頁203。

### （一）鰻焚寄網漁業

沿岸漁業中，鰻漁業是臺灣人最重要的漁業，佔漁業中的首位，臺北州下各地主要是依據焚寄網或者是地曳網（牽罟）這兩種漁法，尤其是焚寄網，惟其漁獲量受海況影響，豐凶不常。<sup>12</sup>

而焚寄網漁業更是基隆沿近海最具代表性的漁業之一，日治時期作業範圍以沿岸為主，戰後方擴大至近海，而集魚燈的改進使誘魚效果大增，更奠定其地位。

<sup>12</sup> 臺北州水產試驗場，《臺北州の水産》（臺北：該試驗場，1935年），頁9。

<sup>13</sup>焚寄網早期俗稱「火罾仔」，因使用火光誘魚，又用罾仔，故稱之，漁民亦稱為「食火」。另一稱呼為「畚箕網」，後以諧音及其火船焚燒火光誘魚而取之為「焚寄網」。<sup>14</sup>

一百多年前，鱸焚寄網漁業由居住於社寮島一帶的大陸移民傳入。雖歷史較久，但後以鱸魚為餌料的鰹釣漁業在 1910 年代發展後，才刺激鱸焚寄網漁業因大量餌料的需求而快速發展起來。<sup>15</sup>

漁場主要在社寮島附近、大山鼻、番人堆鼻、基隆嶼、八斗子、野柳半島、瑞芳等 13、14 公尺乃至 40、50 公尺深的海面。漁期是 4 月至 9 月，盛漁期則是 6 月至 8 月三個月期間。主要漁獲物鱸魚之外，尚有鱻、鯖魚等，主要做為鰹釣餌料外，其餘製成乾魚及食用鮮魚進行販賣。<sup>16</sup>

鱸焚寄網漁法，屬於火誘網漁法/光誘集漁法，利用鱸魚的趨光性而加以捕撈。日治時期漁船大多使用長 7.88 公尺，寬 2.06 公尺，深 0.6 公尺的舊式舢舨船。每船配 4 櫂（船槳），櫂長 7.6 尺（1 尺=30.48 公分）<sup>17</sup>。3 艘小船為 1 艚，1 艘燈船（火船/集魚燈船），1 艘網船裝載網具（罟母），另 1 艘網船裝載漁獲物（罟仔），每艘船都乘有船員 4 人，船主或是資深指揮者乘燈船，3 艘船以燈船為首，在黃昏時出海捕魚。<sup>18</sup>

焚寄網漁業最重要的是集魚燈，最早使用竹製的火炬，至大正 6 年（1917）前後改用石油燈，爾後改用電石燈（磺火，即用乙炔做為燃料，又稱乙炔燈）。為了增加集魚效果，臺北州立基隆水產試驗場即以電氣集魚燈做試驗，自昭和 6 年（1931）8 月 27 日晚上開始在社寮島附近實地試驗，社寮島謝財源協力幫忙，在

<sup>13</sup> 洪淑清，〈日治時期基隆漁業史之研究〉，頁 27。

<sup>14</sup> 陳世一，〈基隆漁業史〉（基隆：基隆市政府，2001 年），頁 99。《臺灣日日新報》常以焚入網稱之。

<sup>15</sup> 洪淑清，〈日治時期基隆漁業史之研究〉，頁 27。

<sup>16</sup> 安原良男，〈臺灣漁具集（三）〉，《臺灣水產雜誌》，第 316 號（1941 年 8 月），頁 28。

<sup>17</sup> 1 尋=6 尺，1 尺=12 寸，1 寸=2.54 公分。

<sup>18</sup> 安原良男，〈臺灣漁具集（三）〉，頁 26-27。

2艘紅頭船 1艘放乙炔燈與瓦斯燈，另 1艘放電氣集魚燈進行比較，至 30日結束。電氣燈用小型發電機發電，電燈也可以放入水中集魚，使燈光更為集中，誘魚效果大增。使用電氣集魚燈費用只要以前的三分之一，惟購入發電機的經費對焚寄網業者來說是一大負擔，因此不好推廣。<sup>19</sup>惟戰爭時期為了防空需要，遂以蓄電池燈為光源，仍可置入水中誘魚，效果不錯。<sup>20</sup>

## (二) 鰲建網漁業

建網漁業，屬於沿岸定置網漁業的一種。<sup>21</sup>鰲（青甘）建網漁業大致於 18、19世紀之際由中國福建傳過來，以社寮島為嚆矢。使用是中國型漁船，長 18尺寬 5尺深 1尺 8寸，6至 8人乘組員，使用大罽網、鰲建網。所使用的網數隨著漁期與氣候而異，一般情形是 5、6領至 8領，大漁時甚至可使用 8領以上的網具。

漁場在社寮島北方約 2哩半、基隆嶼沿岸以及社寮島西部沿岸。漁期是舊曆 12月至翌年 2月，盛漁期是舊曆 1月。惟魚群洄游的快慢，有舊曆 11月即投網，舊曆 3月初揚網。漁獲物為赤羽/紅甘（和名/臺灣俗名）、鱒/西齒、晚魚/青甘等。

22

## (三) 曳繩漁業

臺灣的曳繩漁業創始於從社寮島的沖繩縣宮古島移住民，他們在從事臺灣北部石花菜的採收之餘，2、3人乘獨木舟，僅至基隆嶼附近從事鱒魚的曳繩。臺灣總督府試驗船於明治 43年（1910）11月開始試驗調查此一漁業，認為前景不錯。明治 44年（1911）位於基隆的臺灣水產株式會社所屬的石油發動機漁船基興丸及飛龍丸兩艘即從事曳繩漁業，成績斐然，漁場擴張到花瓶嶼、棉花嶼、彭佳嶼等

<sup>19</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1277 號，1931 年 9 月 3 日，夕刊 2 版。

<sup>20</sup> 洪淑清，〈日治時期基隆漁業史之研究〉，頁 29。

<sup>21</sup> 臺北州水產試驗場，《臺北州の水産》，頁 7-8。

<sup>22</sup> 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臺北：臺北州，1927 年），頁 224-227。



處。除了有建造 5 馬力、8 馬力等漁船專門從事曳繩漁業外，亦有從事鰹漁業者在漁期結束之後，轉從事曳繩漁業。隨著漁場的擴張、漁具漁法的改良，漁獲物除了鯖魚外，尚有鮪魚、磯鮪、鰺、鰹、旗魚、赤羽等，曳繩漁業已成北部臺灣春冬兩期重要漁業。<sup>23</sup>

#### （四）鰹漁業

##### 1、鰹待網漁業→一本釣<sup>24</sup>

表 1 及表 2 漁獲物有鰹魚，但沒有相關的漁法敘述，惟社寮島耆老回憶說社寮島亦有鰹漁業。<sup>25</sup>

明治 43 年（1910）臺灣總督府開始編列水產試驗費的國庫預算，當中漁業首先要處理的事項之一就是鰹漁場擴張的調查與試驗，同年也從鰹漁業開始真正有了動力漁船加入捕撈行列。<sup>26</sup>有關於鰹漁業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鰹待網漁業，另一種是鰹釣漁業。鰹待網漁業，為定置網漁業的一種，屬沿岸漁業，以捕撈惣田鰹為目的，日治以前稱為煙仔罾，主要由臺北州臺籍漁民經營之。大正 3 年（1914）以降由於漁業的改良，至大正 8 年（1919）以來成長迅速，以致臺灣人與日本人同時爭取經營，無論在北部、東部沿岸，至高雄州也相當普及。兩艘為一組，皆為起網漁船，一般來說每艘船有 5 名乘組人員，除了船長之外，1 名操網，其餘擔任指揮。漁場主要在東部沿岸一帶海深 4、5 尋（1 尋=1.8828 公尺）至 20 尋處，漁期 3 月至 8 月，以 5、6 月為盛漁期。<sup>27</sup>

惣田鰹待網漁業結束後，惣田鰹迴游至近海，高知縣曾用特殊漁具釣惣田鰹

<sup>23</sup> 國分友海，〈臺灣の曳繩漁業〉，《臺灣水產雜誌》，第 5 號（1916 年 5 月），頁 54-55。

<sup>24</sup> 指的是僅用單個釣竿、單個單鈎的釣魚方法。

<sup>25</sup> 柯淑純等主編，《社寮文史調查手冊》（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5 年），頁 76。

<sup>26</sup>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鰹節製造業的發展〉，收錄於松浦 章編著，《近代東亞海域交流：產業與海洋文化》（臺北：博揚文化，2019 年），頁 103-110。

<sup>27</sup>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水產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25 年版），頁 26-29。佐佐木武治編輯，《臺灣水產要覽》（臺北：臺灣水產會，1940 年版），頁 31-32。

(即一本釣)，成績很好，基隆漁業家小松重利從高知縣取得該漁具，社寮島 2、3 位沖繩漁民即用一本釣釣惣田鯉，漁場從社寮島至基隆嶼附近，漁獲可觀，當時很多漁業者都紛紛加入，這對冬季漁業經濟確實帶來很大希望。<sup>28</sup>

## 2、鯉釣漁業

鯉釣漁業，屬近海漁業，為北臺灣日本人重要的漁業，明治 42 年 (1909) 宮崎縣漁夫坂本氏在沖繩縣出漁漂流至臺灣北部，在其歸港之際，於臺灣北部試驗鯉釣漁業，為該漁業在臺灣發展之始，其結果也認為有望。明治 43 年 (1910) 2 艘船籍屬沖繩縣的漁船從八重山群島渡臺從事本漁業，另一方面居住在基隆的漁業者之間合設「基彭興產合資會社」，並且在臺灣總督府的補助之下，建造 1 艘 25 馬力石油發動機漁船，從事鯉釣漁業，成績斐然。隨著總督府補助下的水產試驗的展開，臺灣北部鯉漁業漸漸露出曙光，後再擴展至臺東廳。<sup>29</sup>

當局為了發展遠洋漁業，獎勵大型發動機漁船是一趨勢。八大黑丸，140 馬力，容積 102 噸，重油燃燒機關，速力普通 9 節，全速力 12 節，續航能力 2 千浬，大正 10 年 (1921) 德島縣海部郡日和佐造船所建造，工費 5 萬圓，大正 11 年 (1922) 年底之際，迴航基隆，從事赤鯨漁業，大正 12 年 (1923) 4 月開始從事鯉漁業，至 6 月 15 日累計 17 航次，捕捉到 3 萬 2 千貫 (1 貫=3.75 公斤)，平均 1 航次約 1,890 貫，成績更甚以往。而八大黑丸船主即為鈴木清武郎，其聘請德島縣漁師在社寮島經營鯉節 (即柴魚，後文仍以鯉節稱之) 製造。<sup>30</sup>

### (五) 突棒漁業 (即鏢旗漁業/刺丁鮠漁業)

近海漁業中，鏢旗魚是當地老漁民至今仍懷念不已的捕魚方式。當地一位曾受僱於日本鏢旗魚的老漁民說：「日本人來這作船主，琉球人來這作船員。日本抓

<sup>28</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9483 號，1926 年 9 月 26 日，2 版。

<sup>29</sup>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水產要覽》，1925 年版，頁 19-22。佐佐木武治編輯，《臺灣水產要覽》，1940 年版，頁 26-27。

<sup>30</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8289 號，1923 年 6 月 20 日，4 版。

魚的技術很讚，那當時他們並無教我們安怎抓魚，不過我們跟著他們抓，看久啊，也就會了！」<sup>31</sup>

日本漁民稱鏢旗漁業為突棒漁業，突棒漁業在日本千葉縣五島盛極一時，大正 13 年（1924）始有部分漁業者使用此漁法捕捉旗魚、鮪魚，成績不錯。大正 14 年（1925）蘇澳、基隆也開始從事突棒漁業。<sup>32</sup>

每年的 9 月到翌年 3 月為東北季風強勁、波濤洶湧之時，由於旗魚在風浪洶湧時即會浮出水面，此刻，馬上以鏢突襲之。若遇風平浪靜，此種魚類甚少上浮，即使有，也會因漁船靠近而聞聲逃走。作業時所使用的漁具包括鏢竿、鐵叉、矢頭和矢網四部分，漁船以小型動力船居多。特別的是，船首有一突出的鏢漁台，方便投鏢。因漁具及作業方式簡單，所捕獲的魚類又屬高經濟價值的旗魚，本少利多，故戰後仍十分發達。<sup>33</sup>

### 三、基隆漁港對社寮島漁業的經濟效益

如同前言所述，基於維護港區船隻安全、發展近海遠洋漁業、以及促進基隆港灣效率的發揮與港灣機能統制的完整，臺灣總督府決定在第四期築港工程中，興建基隆漁港。

《臺灣日日新報》特別以〈督府于八尺門 計畫築造大漁港 自本年度著手工事〉一文進行報導，如下：

總督府以基隆市鼻子頭漁港（按：即為三沙灣漁港）為狹小，且為基隆市發展，並基隆築港計畫關係上，使為移轉而築港工事之一部。于基隆市社寮島及同市八尺門，計畫抱擁八尺門海峽之新漁港，自本年度始，為三箇

<sup>31</sup> 柯淑純等主編，《社寮文史調查手冊》，頁 74-75。

<sup>32</sup> 《臺灣水產雜誌》，第 109 號（1925 年 2 月），頁 25。臺北州水產會，〈旗魚漁業試驗報告〉，《臺灣水產雜誌》，第 139 號（1927 年 7 月），頁 37。

<sup>33</sup> 柯淑純等主編，《社寮文史調查手冊》，頁 75。

年繼續事業，投下經費六十六萬五千圓，著手工事，新漁港海面六萬坪。及利用社寮島防坡堤，社寮島一邊，填埋一萬餘坪，而築石垣三百二十間（1間=1.81公尺），水深九尺。又八尺門一邊，築造石垣百六十八間，水深十五尺，漁港總面積多至五萬餘坪。岸壁得繫留附發動機漁船二百五十隻，總數實可繫留漁船一千隻，較之鼻子頭漁港二千餘坪繫留船七十隻，大至十數倍之大漁港云。<sup>34</sup>

基隆漁港除了小型船澳之外，全部以國庫支出，共 503,664 圓，昭和 4 年(1929) 5 月 14 日開工，昭和 9 年(1934) 5 月 31 日竣工。而小型船澳則以臺北州經費 104,751 圓興建，與基隆漁港陸上設備工程同時施工，昭和 7 年(1932) 3 月 1 日動工，至 8 年(1933) 3 月 31 日完工。基隆漁港抱有水面積約 7 萬坪，水深 9 尺至 15 尺，繫船碼頭長 1,397 公尺，繫船浮標 3 個，可繫 4 百艘漁船。<sup>35</sup>

至於漁港的陸上設備則由臺北州廳來完成，設備費（含船澳設備費）為 45 萬圓。<sup>36</sup>漁港陸上設備有水產館、魚市糶場（魚市拍賣場）、貯冰庫、漁盒置場、珊瑚市場、運貨車停車場、機油倉庫、倉庫、給水所、漁業無線局、店舖、公廁等。<sup>37</sup>現代化漁港專用無線電信及陸上設備完善的基隆漁港，大體工事告竣，昭和 9 年(1934) 6 月 30 日下午 2 時 40 分由野口敏治知事主持之下，舉行落成儀式，3 時半結束，隨後在魚市拍賣場開模擬店，一同盡歡，至 5 時散會。<sup>38</sup>

<sup>34</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0437 號，1929 年 5 月 10 日，夕刊 4 版。

<sup>35</sup> 臺北州水產試驗場，《臺北州の水産》，頁 38-40。

<sup>36</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1325 號，1931 年 10 月 22 日，4 版。

<sup>37</sup> 臺北州水產試驗場，《臺北州の水産》，頁 40-45。

<sup>38</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301 號，1934 年 7 月 2 日，7 版；第 12302 號，1934 年 7 月 3 日，4 版。

表 3 基隆漁港船澳設備概要

項目	濱町側（八尺門）	社寮町側	小型漁船澳（濱町東側）
岸壁延長	433 公尺	591 公尺	373 公尺
設備	起貨場、繫船柱、給水栓	起貨場、繫船柱	起貨場、繫船柱、船曳場斜面
水深	15 尺（1 尺=30.48 公分）	9 尺	10 尺（澳內面積 9,744 平方公尺）
造成地面積 （加原有官有地）	8,400 坪	13,200 坪	3,000 坪
臨港區域主要建物	魚市場及其陸上諸般設備、漁業無線局、其他一般漁業關係諸會社及個人店舖倉庫	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市營漁民住宅 170 戶、鐵工場、製造工場等	

資料來源：臺北州水產試驗場，《臺北州の水産》（臺北：該試驗場，1935 年），頁 39。

從表 3 可以瞭解在社寮島這一邊除了漁港外，臨港區域另做為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鐵工場/造船所、水產製造工場、以及市營漁民住宅之用地。而對岸（濱町側）設施亦提供社寮島漁業者使用，例如魚市糶場，社寮島漁民會將大部分漁獲運至魚市糶場進行拍賣。

基隆為臺灣漁業重鎮，從業人口數眾多。但是基隆市多為丘陵地形，缺乏平地，再加上產業的發達，人口迅速增加，住宅已不敷使用，特別是靠著零星收入維持家計的漁民，更能感受到苦痛與不便。由於房租貴，不得已他們大半都選擇臨時用木板搭建的粗糙房子來居住，而這些房子不免又都狹隘、陰濕。在三沙灣漁港遷移至八尺門之際，基隆市役所利用一般水產業者勢必也會移住或集中於漁港附近的機會，在社寮島與八尺門興建漁民住宅，以收容漁民，此舉亦可緩和基隆市住宅的不足。<sup>39</sup>

<sup>39</sup> 桑原政夫編輯，《昭和十年基隆市產業要覽》（基隆：基隆市役所，1935 年），頁 50-51。

昭和 6 年度 (1931) 基隆漁港社寮島側的埋立及碼頭竣工之際，基隆市役所提出昭和 7 年度 (1932) 在社寮島埋立地建設 165 戶市營漁民住宅的計畫，並希望獲得總督府及臺北州當局補助總工程費 50 萬圓中之 30 萬。<sup>40</sup>後基於臺北州當局的希望，變更計畫，工程經費降至 30 萬圓，並欲分別在社寮島及八尺門各建造 1 百戶漁民住宅。<sup>41</sup>基隆市役所為對基隆在地土木業者有公平性的利潤，乃將漁民住宅建設工程，分割包辦，惟遲至昭和 8 年 (1933) 8 月中第一次開標出乙種住宅 4 戶建 3 棟，2 戶建 1 棟，共 14 戶。<sup>42</sup>也因為發包問題，後改建成於社寮島 164 戶漁民住宅，八尺門則為 36 戶。甲種住宅 150 戶，每戶建坪 8.75 坪，月租 8 圓 50 錢，而乙種住宅 50 戶，每戶建坪 7 坪，月租 6 圓。<sup>43</sup>

表 4 基隆市漁民住宅類別

類別	戶數	構造	一戶建坪數	間數	疊數	月租	備註
甲住宅	150	木造瓦葺平房	8.75	2	10	8.50 圓	社寮島 120 戶 八尺門 30 戶
乙住宅	50	同上	7.00	2	6	6 圓	社寮島 44 戶 八尺門 6 戶
計	200	同上					社寮島 164 戶 八尺門 36 戶

資料來源：桑原政夫編輯，《昭和十年基隆市產業要覽》（基隆：基隆市役所，1935 年），頁 55。

然而漁民住宅在漁民遷入之後，也產生一些問題出來，使漁民不得不做相關之陳情。《臺灣日日新報》於昭和 9 年 (1934) 12 月 5 日刊出〈社寮島漁民為多開

<sup>40</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1279 號，1931 年 9 月 5 日，夕刊 1 版。

<sup>41</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1331 號，1931 年 10 月 28 日，夕刊 4 版；第 11769 號，1933 年 1 月 12 日，8 版。

<sup>42</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034 號，1933 年 10 月 6 日，2 版；第 12063 號，1933 年 11 月 4 日，3 版。

<sup>43</sup> 桑原政夫編輯，《昭和十年基隆市產業要覽》，頁 55。

費陳情于市》一文，如下：

基隆市新漁港完成，及社寮島之市營漁民住宅竣功，中小漁業者多遷徙于社寮島及附近。然漁業者最初按支給房租，以充家屋年賦償還形式，獲得所有權，市當局不肯，致事與心違。最近再提議房租過貴，及漁港施設不完全，遠離市街地，至多開費用等為理由，去三日午前十時，得九十七名連署，舉代表二名，訪市役所晤小松勸業課長，提出請願書。內容謂一、房租七圓比蘇澳之三圓五十錢貴。二、學校兒童之通學不便。三、乘合車、舢舨等，要多開費。四、物價過貴。五、仲賣人全部未集，致魚價賤售。六、船之損傷，比入船町時代更多。對此市役所答以房租降下急難實現，而學校及消費市場的設置，社寮島、八尺門間欲架橋樑，可免乘舢舨。其他圖便利之方法等，各有計畫中，今後當漸得緩和幾分之也。<sup>44</sup>

其中以架設社寮島與八尺門的鐵橋（後被命名為基隆橋，今和平橋）最為迫切，基隆橋可說是臺灣第一座跨海大橋，興建於昭和 10 年（1935）8、9 月之際，昭和 11 年（1936）5 月 15 日上午 10 點舉行盛大落成典禮。在還沒有基隆橋之前，島民主要依賴舢舨船或漁筏往返，相當不便。隨著社寮島漁港即將在昭和 9 年（1934）中完工，預計將有愈來愈多的漁民移住社寮島，為方便進出，確有必要在八尺門與社寮島之間架設橋樑。昭和 8 年（1933）10 月 6 日林準二等 5 名漁業代表者陳請希望能興建此一跨海橋樑，尤其在昭和 10 年（1935）7 月 29 日颱風天夜晚有 10 名至基隆市工作的島民為了回到家竟冒怒濤之險泳渡，興建此座橋樑愈發迫切。工事費由當時臺灣總督府、臺北州廳、基隆市役所平均分擔。基隆橋為一鐵線橋，長 75 米寬 7 米，其中因八尺門水道潮流之故，3 座橋墩之施工屬高難度工程。基隆橋完工後，社寮島民多年的心願終於達成，流水公共汽車（今基隆市公共汽車前身）終點站也從今天的正濱漁港延長至社寮島水產試驗所，而小型

<sup>44</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456 號，1934 年 12 月 5 日，4 版；第 12457 號，1934 年 12 月 6 日，4 版。

發動機船可自由航行橋下。<sup>45</sup>基隆橋的興建對於社寮島的交通運輸、產業開發、文化向上，乃至名勝古蹟的到訪率，都能達到一定的成果。<sup>46</sup>

基隆漁港的興建對社寮島漁業達到多少經濟效益？可進一步利用 North 的「制度分析法」，以虛擬變數來檢驗其對社寮島漁業的影響，雖然沒有社寮島漁業生產額之時間序列，惟社寮島之漁獲主要是運至基隆魚市場進行交易，因此以基隆魚市場交易額來試算。若以基隆漁港興建完成年的昭和 9 年（1934）為分界點，以虛擬變數（ $D_{1925-1933}=0$ ， $D_{1934-1942}=1$ ）進行迴歸分析後，僅有 30.44% 相關聯，若以竣工後的隔年昭和 10 年（1935）為分界點，達 38.72%，表示社寮島漁業經濟效益在基隆漁港完工初期尚未彰顯出來。

其實，移轉命令頒布後，臺北州當局下令有關機構、漁民、漁船應於昭和 9 年（1934）7 月 1 日起開始移轉至新漁港區（八尺門的濱町及社寮町）。<sup>47</sup>惟三沙灣漁港所在地—入船町的部分漁民，認為基隆漁港的設備尚未完善，不願搬遷，延宕有 3 年時間；另有漁船主也因前述理由尚未於基隆漁港碇泊。<sup>48</sup>再加上前述社寮島漁民住宅遷入戶的相關陳情，尤以社寮島仍無橋樑連接八尺門。若以基隆橋的通車後昭和 12 年（1937）為分界點，以虛擬變數（ $D_{1925-1936}=0$ ， $D_{1937-1942}=1$ ）進行迴歸分析後，和平島漁業的經濟效益已達到 62.15%。

表 5 基隆魚市場交易額（1925-1942）

年別	交易額(円)	年別	交易額(円)
1925	1,129,110	1934	869,707
1926	1,071,514	1935	946,584

<sup>45</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972 號，1936 年 5 月 9 日，2 版；第 12976 號，1936 年 5 月 13 日，9 版；第 12977 號，1936 年 5 月 14 日，12 版；第 12979 號，1936 年 5 月 16 日，5 版。

<sup>46</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892 號，1936 年 5 月 19 日，5 版。

<sup>47</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295 號，1934 年 6 月 26 日，11 版。

<sup>48</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531 號，1935 年 2 月 19 日，7 版；第 13025 號，1936 年 7 月 1 日，7 版；第 13286 號，1937 年 3 月 21 日，9 版。



1927	1,093,890	1936	1,047,283
1928	1,460,824	1937	1,109,270
1929	1,317,324	1938	3,918,991
1930	1,092,579	1939	6,129,805
1931	668,653	1940	9,631,058
1932	656,082	1941	11,863,253
1933	784,630	1942	6,732,681

資料來源：《臺灣水產統計》，各年度。

與經濟效益提高的同時，社寮島的人口數也呈增長的趨勢。大正 11 年（1922）8 月 24 日《臺灣日日新報》曾有一篇報導說社寮島住民千餘人，悉以漁業為生活，因長期沒有下雨，導致該地飲用水缺乏，從這一份報導我們可以瞭解社寮島當時有 1 千餘位住民。<sup>49</sup>而隨著基隆漁港的興建與漁業產業聚落的逐漸成形等因素，昭和 7 年（1932）社寮島的人口數增加至 2,106 人，昭和 14 年（1939）人口數更達到 4,202 人，幾為昭和 7 年（1932）的 1 倍，約大正 11 年（1922）的 4 倍。

表 6 1932-1939 年社寮島人口數

年別	臺灣人						日本人		
	漢人			平埔族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1932	661	704	1,365	48	34	82	349	264	613
1933	607	625	1,232	49	25	74	333	251	584
1934	612	618	1,230	50	26	76	473	401	874
1935	637	618	1,255	54	27	81	630	482	1,112
1936	男 744		女 756		計 1,500		699	597	1,296

<sup>49</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7989 號，1922 年 8 月 24 日，6 版。

1937	799	811	1,610	782	690	1,472			
1938	978	985	1,963	794	709	1,503			
1939	1,045	1,074	2,119	950	748	1,698			
年別	朝鮮人			中華民國			合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1932	0	0	0	35	11	46	1,093	1,013	2,106
1933	13	12	25	32	16	48	1,034	929	1,963
1934	58	50	108	29	22	51	1,222	1,117	2,339
1935	135	91	226	32	23	55	1,488	1,241	2,729
1936	99	91	190	65	34	99	1,607	1,478	3,085
1937	118	101	219	61	22	83	1,760	1,624	3,384
1938	156	108	264	41	21	62	1,969	1,823	3,792
1939	147	136	283	73	29	102	2,215	1,987	4,202

說明：1936 年臺灣人不再細分漢人與平埔族、高砂族。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現住戶口統計》(1932-1933)、《臺灣常住戶口統計》(1934-1939) 製表。

#### 四、社寮島漁業之關聯產業

任何漁業活動都需要投資，漁業投資與其他產業一樣，都有加乘作用。漁業投資本身除可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生產力，尚可帶動其關聯產業的發展。

##### (一) 鯷節製造業

日治前臺灣的水產製品在日本人眼中只不過就是一些粗糙的魚乾製品及鹽魚製品，產額相當少。日本人來到臺灣改良水產製品，但都是漁民的副業，真正專門從事生產水產製品則以明治 39 年 (1906) 高雄的日式烏魚子製造為嚆矢。之後隨著各種漁業的發達，逐年從事水產製造的日臺人也呈增長趨勢，鯷節 (柴魚)

製造從業者亦復如此。

一般有關臺灣鯉節製造業的濫觴，以惣田鯉節來說，由塗尾氏於明治 36 年（1903）在舊宜蘭廳下大里簡創製，真鯉節則由吉井治藤太於明治 43 年（1910）在臺北廳下基隆街創製。<sup>50</sup>臺灣總督府亦在明治 43 年（1910）在第一海區與第三海區進行鯉節製造實地指導。<sup>51</sup>隨著鯉漁業的發展，愈來愈多的鯉節製造業者設置鯉節工場，明治 45 年（1912）臺灣水產株式會社及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兩會社投資鉅額，開設真鯉節工場，之後陸續有個人企業加入生產。<sup>52</sup>社寮島首座鯉節工場為大正 6 年（1917）6 月創設的鈴木鯉節工場，其職工數曾達 131 人（男 16 人，女 115 人），之後又有門川鯉節工場<sup>53</sup>、松下商店鯉節工場的設置（詳見表 7）。

表 7 社寮島鯉節製造工場

名稱	事業主	營業項目	職工數			事業開始 年月
			男	女	計	
鈴木鯉節工場	鈴木清五郎	鯉節	16	115	131	1917.06
門川鯉節工場	日吉鶴治	鯉節	25	31	56	1922.04
松下商店鯉節工場	松下榮吉	鯉節	10	125	135	1917.06

說明：松下商店鯉節工場於昭和 8 年、9 年（1933-1934）之際，搬遷至社寮島。

資料來源：《工場名簿》，1929-1939 年。

社寮島除了鯉節工場外，還有其他水產製品的工場，例如工場建在社寮島的臺灣水產加工會社（資本額 5 萬圓），昭和 10 年（1935）5 月 6 日創立總會，8 日

<sup>50</sup> 兒玉政治，《臺灣產鯉節ニ就テ》（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9 年），頁 5。

<sup>51</sup> 〈本島の水産試験と水産業の奨励〉，《臺灣之水産》，第 3 號（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5 年），頁 1-2。

<sup>52</sup> 佐佐木武治編輯，《臺灣水産要覽》，1940 年版，頁 57-58。

<sup>53</sup> 大正 12 年（1923）5 月 29 日晚上 10 時社寮島門川鯉節工場發生火災，一棟工場建物燒掉，包括生鯉 3,500 貫、鯉節 8 百件，合計損害約 4 千圓。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第 8269 號，1923 年 5 月 31 日，7 版；第 8270 號，1923 年 6 月 1 日，6 版；第 8275 號，1923 年 6 月 6 日，6 版。

申請登記，以基隆附近漁獲黃花魚、小鯛、鰻、鱻等比較低級的魚或小魚，加上調味料，加工成一般家庭的高級品。工場設備能力為 1 日製造味醃干 5 貫目（1 貫目即 1 貫=3.75 公斤）、竹輪 5 百條、魚糧千貫，魚糧主要做為養豬養雞之飼料。<sup>54</sup>

## （二）修造船業

臺灣漁船有機關船、木造船、竹筏 3 種，機關船屬於動力漁船，可分為蒸汽船與發動機船，木造船與竹筏屬於無動力漁船，而木造船依船型來分，又有日本型及中國型之分。臺灣以往所使用的漁船以竹筏或者戎克船為主，因此出漁範圍極為狹小，漁業生產率無法明顯提昇。為了改善此種情況，當局累年獎勵動力漁船的建造，其結果從大正 5 年（1916）動力漁船只有 46 艘，至昭和 16 年（1941）達到高峰，計有 1,509 艘。

漁撈業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即是漁船，而隨著臺灣水產業的逐漸發展，漁船的需求量相對增加，修造船場的設置乃成為必要。以往動力漁船必須遠至日本訂造，但隨著臺灣修造船業的興起，實已無必要。例如大正 9 年（1920）出版的《臺灣之水產》即云：「以往鯉釣漁船大多在四國、九州方面建造，今有轉向基隆建造的趨勢。」<sup>55</sup>

《昭和十三年工場名簿》記載當時社寮島有 7 間修造船場（詳見表 8），以岡崎造船鐵工所為例，該鐵工所位於基隆社寮島，由岡崎榮太郎所經營，創業於大正 11 年（1922），初期規模不大，主要從事石油發動機漁船的修造。大正 12 年（1923）時，職工有造船匠 3 人、鋸木匠 1 人、助手 5 人，木造日本型發動機漁船 11 艘，14,950 圓。<sup>56</sup>後營業項目增加，經營造船及船渠、漁具及船具、塗料的販賣、以及其他海事事業，兼營船舶運送。蘇澳漁港開港後，曾於大正 14 年（1925）10 月在

<sup>54</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611 號，1935 年 5 月 11 日，夕刊 2 版。

<sup>55</sup>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之水產》（臺北：臺灣總督府，1920 年版），頁 15。

<sup>56</sup> 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頁 207。

南方澳設分工場。<sup>57</sup>

臺灣人漁船，尤其是無動力漁船，大致由臺灣人所開設的小型造船所製造，例如基隆蚵殼港的「餘久造船所」。餘久於明治 44 年（1911）以 4 千多圓的資金投入造船事業，造船場寬 5 間（1 間等於 1.81 公尺）長 10 間，規模小，不聘職工，由自身及兒子共計 2 人造船；大正 11 年度（1922）造船數八斗子 4 艘 840 圓、社寮島 2 艘 440 圓。另一間位於基隆石硬港的「阿匏造船所」，設於大正 8 年（1919），原為餘久弟子，因和餘久意見相左，遂獨力出來創業。其造船場用地寬 3 間長 5 間，規模比餘久造船所小，職工除本人外，另僱用 2 名，野柳、八斗子、社寮島等漁村都曾向阿匏造船所訂製過漁船，其造船材料為楠木，由宜蘭購入，大正 11 年（1922）度的造船數為八斗子 7 艘 1,300 圓、社寮島 3 艘 480 圓、其他地方 1 艘 220 圓，合計 11 艘 2,000 圓。<sup>58</sup>

表 8 1938 年社寮島修造船場

名稱	所在地	事業主	營業項目	職工數			事業開始年月
				男	女	計	
臺灣倉庫株式會社船舶工場	基隆市社寮町	三卷俊夫	造船及修理	7	0	7	1920.11
久野造船所	基隆市社寮町	久野佐八	造船及修理	13	0	13	1921.10
岡崎造船鐵工所	基隆市社寮町	岡崎榮太郎	造船及修理	24	0	24	1922.01
埭造船所	基隆市社寮町	埭友太郎	造船	8	0	8	1924.06

<sup>57</sup> 中島新一郎，《基隆市案內》（基隆：基隆市役所，1930 年），頁 149-150。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昭和四年工場名簿》（臺北：該局，1931 年），頁 15。

<sup>58</sup> 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頁 208。

大島鐵工所 分工場	基隆市 社寮町	大島利吉	船舶、機械 部分品（修 理）發動機	45	0	45	1934.04
山本造船所	基隆市 社寮町	山本喜代治 郎	造船及修理	10	0	10	1935.04
川本工作所	基隆市 社寮町	川本 稔	船舶機械修 理	41	1	42	1936.07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昭和十三年工場名簿》（臺北：該局，1940年），頁16-17。

## 五、漁民生活

本節主要說明漁戶所得水準（包括漁戶經濟收支）、沖繩聚落生活情景、漁業衝突、以及漁民節慶。

### （一）漁戶所得水準

此處所談的漁戶所得水準，為漁戶支配剩餘佔漁戶所得之比率，因此比率愈高，其所能運用的資金更多。大正12年（1923）社寮島上、中、下等漁戶所得水準分為29.38%、41.25%、21.77%，平均31.55%，比八斗子平均漁戶所得28.66%稍高（詳見表9），反應的是社寮島已擺脫「有食無賸」（按：收入僅能糊口，沒有多餘的現金）的年代。

漁戶所得水準亦將隨其動力漁船的使用、漁法的更進等因素，而能有較好的報酬。例如一位日治時期社寮島臺籍船東回憶說：「日本人來這抓旗魚，以前一天可以抓上百尾，之後再運回日本。雖然鏢旗魚的漁期僅六、七個月長，但豐富的漁獲量就可以讓漁民們『吃一年』。甚至有漁民表示，從九月中到十二月半就可以賺一百多萬（按：應指戰後）。那當時刺丁鮠正風光，一天都可以鏢十幾尾。」<sup>59</sup>

<sup>59</sup> 柯淑純等主編，《社寮文史調查手冊》，頁75。

## 1、漁戶經濟收支

在支出方面，從表 9 我們可以瞭解社寮島漁戶全年支出項目主要為主副食費、以及漁業相關費用，愈下等漁戶其主副食費比例會較高，上等漁戶主要是在漁業相關費用的支出，例如光是漁夫分配金與獎勵金的全年支出比例，在上等漁戶即高達 59.79%，中、下等漁戶則僅分佔 24.96%、9.25%。

在收入方面，可分為漁業所得與非漁業所得，社寮島漁戶全年漁業所得項目主要是從事鱸焚寄網漁業所得，另有鱒建網漁業、烏賊漁業、其他海藻採收等之漁業所得。至於非漁業所得最主要來源為從事副業之所得，日治前期臺灣的漁業可謂不成熟，僅能在沿岸以竹筏或中國型帆船（舢舨船）從事漁業，其操業頗受天候之影響，冬天受東北季風影響，根本無法從事漁撈，各地漁村普遍流行的俚諺「掠（抓）半冬（年），食一冬」即係描述此種窘境。既然只能「掠半冬」，為免坐吃山空，於是漁戶為了貼補家用，不得不從事副業。<sup>60</sup>

社寮島漁業者除了上等漁戶開雜貨店、下等漁戶從事苦力之外，皆能種植甘藷、以及蒜，尤其蒜的收入在中、下等漁戶收入項目排名第二，僅次於鱸焚寄網漁業，上等漁戶亦排至第三名。社寮蒜在基隆的名聲很大，常供不應求，基隆就流傳著「大竿林菜頭，社寮蒜」這句俚諺，可見一般。<sup>61</sup>現今平一路、和二路口後方一帶稱為社尾的地方，即是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社寮蒜的種植地。當時的社寮蒜又稱「軟骨蒜」，須至宜蘭購買母蒜，一般皆於 8 月播種，11 月採收。社寮蒜特別好吃的秘訣在於肥料，漁民們將漁村加工過程中所取出的魚肚集中，並放置於挖好的坑洞中，加上排泄物待其腐爛後，充作肥料，所以社寮蒜又軟又好吃。<sup>62</sup>

據耆老回憶小時候挑擔子到基隆市場賣蒜的情景：「和平島（即社寮島）以前最大的特色就是蒜仔，這沙地種的蒜仔會鑽螺仔殼，若拔起來有螺仔殼的最有價

<sup>60</sup> 佐佐木武治編輯，《臺灣の水産》（臺北：臺灣水産會，1935 年），頁 89-90。

<sup>61</sup> 曾子良、王俊昌等採訪整理，《基隆市民間文學（二）》（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1 年），頁 122。

<sup>62</sup> 柯淑純等主編，《社寮文史調查手冊》，頁 66-67。

值。那時是想要擔去基隆市場賣，沒想到才走到沙灣仔一帶，就被搶完了。因為他們知道我是從社寮來的小孩，大家都來跟我買社寮蒜。」<sup>63</sup>由於社寮蒜聲名遠播，因此除了基隆人識貨之外，基隆附近街庄也會搶買。例如九份當地耆老就曾說：「當時九份人一看蒜根黏螺殼，知道是社寮出產，便爭相購買。」<sup>64</sup>

至於社寮島家庭副業還有養豬、養雞、以及當削鯉節女工，而削鯉節女工主要是受僱於臺灣水產株式會社，此外也受僱於臺灣漁業株式會社、以及吉井商店。

65

表 9 1923 年基隆社寮島漁戶全年收支情形

項目	支出年額			項目	收入年額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網地修繕	200	50	50	鱸焚寄網漁業	4,200	1,300	150
船修繕	25	15	4	蒜	200	200	150
米	162	162	162	甘藷	72	50	50
鹽	9	9	9	苦力			35
醬油	18	15	15	鯉節女工	108	108	108
豬肉	60	60	25	鰺建網漁業	60	60	60
蔬菜	90	90	90	烏賊漁業		160	160
石炭	7.5	7.2	7.2	雜貨店	500		
電燈費	10	2.6	1.3	其他海藻採收		20	30
石油	800	400	135				
租稅	10	7	4				
蒜種苗費	20	20	20				
集魚燈修繕	25	5					
籠	15	7.5	3				
釜	8	4	2				

<sup>63</sup> 柯淑純等主編，《社寮文史調查手冊》，頁 67。

<sup>64</sup> 曾子良、王俊昌等採訪整理，《基隆市民間文學（二）》，頁 122。

<sup>65</sup> 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頁 213。



漁夫的分配金	1,758.1 2	212.5	33.76				
漁夫獎勵金	412.1	48.3	20				
計	3,629.7 2	1,115.1	581.26	計	5,140	1,898	743
支配剩餘佔漁戶所得比率	29.38	41.25	21.77	支配剩餘佔漁戶所得比率（不分上中下等） 31.55%			

說明：以家族人數 5 名為標準。

資料來源：依據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頁 212-213 計算而得。

此外，有時為了增加漁獲收入，不得不犯禁至基隆港內捕捉鱷魚，昭和 5 年（1930）9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曾刊登一則新聞〈基隆港鱷魚群擁至 諸漁夫犯禁出漁 水上署嚴重警戒〉如下：

基隆港內漁撈，因有妨害船舶航行，嚴重禁止。而最近竟有犯禁止，驟至港內之漁撈船甚多，水上署經各加以忠告。去七日夜漁船多至三十隻，禁明篝火為謀網漁，須有徹底的取締必要，水上署員乃於八日午前三時半，於第三浮標附近，襲所謂集漁船。然各船以叩舷為號，一時滅篝火而逃，其中追獲社寮島潘清太，年三十五，以外八名分乘漁船一組二隻，行至中途，潘外六名乘隙躍入海中，不見行蹤，所剩三名，帶至本署。究問之餘，乃知係最近鱷魚游入港內，遂至犯禁漁撈，間有自八斗子、大武崙方面而來者，當局此後以為交通妨害，將為嚴重取締云。<sup>66</sup>

但為了生活，對於當局禁漁等相關措施，漁民希冀放寬處理，例如昭和 7 年（1932）11 月基隆漁港興建之際，當局禁止在社寮島漁港及港內一帶漁撈及夜間熄燈取締，基隆市社寮島鱷焚寄網漁業者涂添周等 12 名及漁夫陳明壽等 143 名向基隆警察署長服部重一提出請願書，陳情理由如下：「現住該島焚入網業者十二

<sup>66</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0921 號，1930 年 9 月 9 日，4 版。

名、漁夫百六十九名、船數三十九隻，從前一年間漁獲額，平均約有五萬二千餘圓。自禁止後，激減至一萬三千餘圓，若港外撈漁，因風浪甚高，紅頭船難于作業，且費用亦繁。禁止港內及漁港附近撈漁，我等漁業者及家族生活，皆慘被威脅。而漁港工事，至完工時，尚要多日，希望暫時，寬大處置，此間我等亦講究轉職之途。又港內撈魚亦望緩和，關點漁燈，最近不況，欲節約石油，出漁及歸港途中，希望許之滅燈也。」<sup>67</sup>

甚至還有用炸藥密漁，例如社寮島漁民用黃色炸藥/硝化甘油炸藥要偷捉鯉餌料鱷魚，結果不見鱷魚群，釣鯉魚落空，而捉到的魚大多是黑鯛，《臺灣日日新報》還用「曾幾何時社寮島漁民竟淪落到要密漁」<sup>68</sup>來諷刺。

此外，漁民利益被剝削亦要挺身維護自身權益，例如昭和 5 年（1930）4、5 月之際，鯉節業者以有契約為盾，降價收購鯉魚餌料業者，引起餌料業者不滿，決定組織基隆鱷焚入網漁業組合，與之對抗。《臺灣日日新報》5 月 3 日即刊登一則相關新聞〈基隆鯉節餌料業者 組織鱷焚入網組合 因受鯉節業者無理壓迫 若非結束對付終被魚肉〉：

基隆鯉節製造業者，其捕鯉所用餌料，皆由基隆市郡島人漁民買入生鱷魚為餌。曩年賣買價格頗為相當，受授亦公平，故漁民樂從之，以是年年鱷魚餌之漁撈者漸增。然至近年來，鯉節業者，竟發揮資本主義，互相結託，對鱷魚餌之賣買價格，逐年降價，且受授不公平，如每籠貯有生鱷五、六十斤者，當然以一籠計算，目下每籠價格十五圓。近來每籠貯有六、七十斤，亦不以一籠計算，以有契約為盾，無理減折。因是屢與鱷魚餌業者爭論，甚至有用武者，以是餌料業者忍無可忍，遂於去年（1929）末，由杜福來氏等邀集同業者數十名，於基隆市高砂樓旗亭開懇親會，協議對策。

<sup>67</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1707 號，1932 年 11 月 10 日，7 版；第 11708 號，1932 年 11 月 11 日，8 版。

<sup>68</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8547 號，1924 年 3 月 4 日，2 版。

即席選舉野柳林石枝、金包里李新在、大武崙張春、八斗子杜福來、社寮島謝財源、仙洞謝春盛六氏，為組合創立委員。爾來委員等熟議後，至四月二十四日午前十時，遂假基隆市社寮島媽祖廟內開基隆鰻鱖入網漁業者組合，創立總會，組合員五十四名，出席五十名，委合任四名，由謝財源氏述開會辭，次報告委員會經過，定款審議，細則審議，設立動機說明。成立後事務磋商，役員及總代選舉，理事杜福來外四氏，監事朱扁外三氏，區總代杜天球外十二氏。午後五時閉會，遂即以書面通知鰻節組合，鰻節組合即於翌二十五日，招集役員會，在水產會樓上磋商善後策，去二十六日，邀請餌料組合役員懇談，謂景氣不良，物價齊落，每籠欲以十三圓賣買。至於受取，期以公平然。餌料組合役員，主張以現行價格每籠十五圓，方肯承諾云。<sup>69</sup>

漁民為了增加漁獲收入，自身權益必須要維護，據理力爭，甚至連炸藥密漁也做過。

## 2、副業所得用途

從表 10 我們亦可瞭解到社寮島漁業者的副業所得用來當生活費與當漁業資金再投資，至於家庭副業主要是用來當生活費。特別的是家中從事削鰻節女工者，則會將所得替自己買衣服、首飾、飾品、以及化妝品，社寮島女子甚至八斗子女子皆是如此。

不過根據田野調查，社寮島男子會利用其所賺來的錢小賭一番，當作生活娛樂與消遣，甚且有沉溺於酒色當中，一般以從事鰻鱖寄網漁業者因其收入較好，而較會有上述行為。至於從事建網或其他漁業者，收入相對較少，因此較不會有賭博或上酒色場所之行為。<sup>70</sup>

<sup>69</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0819 號，1930 年 5 月 3 日，4 版。

<sup>70</sup> 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頁 220。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漁民之生計〉，《臺灣文獻》，第 57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38-139。

表 10 1923 年社寮島漁戶副業收入及用途

漁業者副業	從業戶數	所得年額	用途
苦力	25	700	生活費
農業：種蒜	30	4,000	生活費及漁業資金
種甘藷	115	660	生活費及漁業資金
雜貨店	9	4,000	生活費及漁業資金
計	179	9,360	
家庭副業	從業者數	所得年額	用途
養豬	80	3,000.00	生活費
養雞	169	389.90	生活費
削鯉節女工	90	972.00	治裝費
海藻採收	20	200.00	生活費
計	359	4,561.9	

資料來源：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頁 213。

## (二) 沖繩聚落生活情景

### 1、沖繩人的形象

今和平島有一稱為琉球埔的地名，該地為日治時期沖繩人的聚落。清光緒 5 年（1879）日本正式在沖繩設縣，沖繩經濟一向落後，由於離臺灣相當近，因此很多沖繩人選擇來到臺灣工作或移民到臺灣。日本領臺初期就有四、五百人。來到基隆較早的紀錄是明治 28 年（1895）8 月，與那國的魚師倉原敬造，帶著兩艘漁船回航基隆，他是首位以燈塔到社寮島附近為漁場的人，在當地相當活躍，不過在明治 30 年（1897）因為生病，於是離開基隆。<sup>71</sup>

在這之後，社寮島陸續有沖繩出身的漁民落腳定居，大正 4 年（1915）已經

<sup>71</sup> 入江文太郎，《基隆風土記》（基隆：著者發行，1933 年），頁 146。

約有兩百名沖繩人在社寮島聚居。<sup>72</sup>大正 12 年（1923）9 月 1 號發生關東大地震，《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社寮島沖繩聚落戶數 50 餘戶，以其石花菜獎勵金計 170 圓全做為賑災捐款，這則新聞說明當時沖繩聚落有 50 餘戶<sup>73</sup>，至昭和 5 年（1930）已有 74 戶沖繩人住在社寮島。<sup>74</sup>

在《臺灣水產雜誌》中曾有一則有關〈社寮島の漁業組合〉的新聞，內容如下：

位在基隆社寮島的琉球人聚落，全村五十餘戶兩百多人，皆是以競逐漁獲維持生計。他們搭乘著獨木舟，裸著身體出沒在波濤洶湧的島嶼周圍，潛入深水底，靈巧地捕捉生鮮魚貝。他們投擲魚叉刺穿水中游魚的美技，可說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另一方面，村中的女性每到夏天，就會擔負起海女的任務，終日泡在海中採取石花菜，她們的工作技巧，比起男性絲毫不遜色。這個原始的漁村，近來似乎也有省於時勢，一躍而形成組織性的漁業。他們透過全村的協議，將整個村莊統合為一個組合，並向基隆郡公所提出設立申請。在他們的計畫中，除了獲得村莊近海的漁業權以外，還要購入一艘發動機漁船，並建構起捕拾雜魚以及石花菜的聯合獨占事業。由於該村都是出外打拚的人所組成，因此村民不只相當團結，組織能力也很優秀。村民所積累的公積金也有相當數量，這次組合創立費似乎也已經轉入相關帳戶，故此，基隆市勸業課對於組合的創立，也投入了很大的力氣。<sup>75</sup>

從這則新聞可以清楚瞭解到大正 14 年（1925）當時沖繩人聚落仍有 50 餘戶 2 百多人，以及他們所從事的行業為漁業，男生搭乘獨木舟，在社寮島周圍海域潛

<sup>72</sup> 朱德蘭，〈基隆社寮島の沖繩人集落〉，頁 58。

<sup>73</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8376 號，1923 年 9 月 15 日，2 版。

<sup>74</sup> 朱德蘭，〈基隆社寮島の沖繩人集落〉，頁 68。

<sup>75</sup> 〈社寮島の漁業組合〉，《臺灣水產雜誌》，第 111 號（1925 年 4 月），頁 58。

水並以魚叉擲射魚，如《臺灣日日新報》提到「琉球人會駕舟潛入水中捕魚。」<sup>76</sup> 女性則以海女之姿，潛入水中採收石花菜。

## 2、成立漁業組合

至於前述所提到成立漁業組合這件事，其實後來的發展可謂一波三折。社寮島沖繩漁夫田中三郎、系數元春兩派從大正 14 年（1925）以來以社寮島石花菜採收利權為目的一直在做競爭，兩派因故反目已前後好幾回，常需調停。惟兩派若利害關係一致，就可和平相處，反之就會有嫌隙。大正 15 年（1926）5 月 25 日贊成設立漁業組合的田中派古堅昌真拜訪反對派首領系數元春，悲憤地提到同縣人反目只是讓其他縣人看笑話而已，後發生口角甚至打架，古堅昌真拿了銳利的小刀劃傷系數元春右大腿及其另一反對派親川正光右手腕，需治療 3 星期，傷者堅持提告下，兩派的糾紛更顯激烈。<sup>77</sup>

沒想到大正 15 年（1926）夏石花菜進入採收期之際，田中三郎付了前貸金從八重山、宮古、島尻雇用 3 百餘名的漁夫來社寮島採收石花菜，系數元春見狀也聘請來自同一地方 2 百餘名漁夫來採收石花菜，結果濫採，又剛好遇到經濟不景氣、對中國輸出不振、代用品的出現等因素，使大阪仲買市場從去年百斤 60 圓，暴跌至 30 圓，兩派皆蒙受重大損失，發不出薪水，入稼<sup>78</sup>來社寮島的漁夫生活窮困，更不用說歸國旅費，最後由基隆市尹佐藤得太郎出來仲裁。<sup>79</sup>

直至昭和 3 年（1928）3 月 6 日下午 1 時半，最後反由系數元德這一方舉辦社寮島漁業組合創立總會，組合員 57 名有 56 名出席，決議事項：1、組合規約制定之件（原案可決）。2、收支預算及分賦收入方法決議之件（原案可決）。3、議員選舉之件：組合長系數元德，理事儀間三郎、金城文一、系數元德，監事與那原福三、崎市次郎。4、設立費承認之件（原案可決）。從大正 14 年（1925）以來的

<sup>76</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8539 號，1924 年 2 月 25 日，5 版。

<sup>77</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9362 號，1926 年 5 月 28 日，5 版。

<sup>78</sup> 在某一期間自外地來到本地工作，工作完即回原居住地，類似今天移工的概念。

<sup>79</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9406 號，1926 年 7 月 11 日，3 版。

對立終究化解<sup>80</sup>，昭和 4 年（1929）11 月 4 日社寮島沖繩聚落漁民正式登記設立社寮島漁業組合。<sup>81</sup>

至於社寮島沖繩聚落漁民籌設社寮島漁業組合之後情況如何？昭和 8 年（1933）9 月的調查，沖繩聚落總戶數 91 戶，漁業戶數 70 戶，組合員 47 名，其使用的船隻包括 1 艘 15 馬力的發動機漁船、以及 30 艘沖繩式漁船。<sup>82</sup>

從表 11 我們可以瞭解社寮島沖繩聚落漁民從事的漁業包括籠漬漁業、鰹曳繩漁業（發動機漁船）、鯉曳繩漁業、龍蝦刺網漁業、石花菜漁業、鷄冠菜漁業、高瀨貝漁業、裸潛漁業，漁獲種類有臭肚（象魚）、鰻、青嘴籠尖、鰹魚、惣田鯉、真鯉、龍蝦、石花菜、鷄冠菜、高瀨貝等。另社寮島漁業組合員昭和 9 年（1934）11 月 24 日至 25 日在彭佳嶼附近曳網，亦捕獲四破魚（丸鰹/長身圓鰹）1 萬 4 千斤。<sup>83</sup>

表 11 社寮島沖繩聚落漁業種類及其從業組數暨操業狀況

漁業種類	操業區域	漁期	從業數	漁獲量			備註
				種類	數量 (斤)	金額 (圓)	
籠漬漁業	社寮島一帶 及基隆嶼沿 岸水深 15 尋 (1 尋等於 1.8288 公尺) 以內	全年	3 組 (1 組 1 隻 2 人)	臭肚(象 魚)、鰻、 青嘴籠 尖	4,800	1,200	昭和 7 年 (1932) 的漁 獲量

<sup>80</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0012 號，1928 年 3 月 8 日，夕刊 1 版；第 10013 號，1928 年 3 月 9 日，夕刊 4 版。

<sup>81</sup> 〈島內漁業組合現況(四)〉，《臺灣水產雜誌》，第 235 號（1934 年 11 月），頁 84。

<sup>82</sup> 〈島內漁業組合現況(四)〉，頁 84。

<sup>83</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450 號，1934 年 11 月 29 日，11 版；第 12451 號，1934 年 11 月 30 日，夕刊 4 版。

鱒曳繩漁業	基隆嶼附近 一帶	自 10 月 1 日 至翌 2 月底	1 隻 (1 隻 6 人)	鱒魚	3,500	1,200	發動機船漁業
鯉曳繩漁業	基隆嶼附近 一帶	自 4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30 隻 (1 隻 2 人)	惣 田 鯉、真鯉	15,000	2,200	
龍蝦刺網漁業	社寮島一帶 水深 10 尋以 內	全年	10 隻 (1 隻 2 人)	龍蝦	2,000	800	
石花菜漁業	社寮島一帶 水深 5、6 尋 以內	自 4 月 16 日 至 7 月 31 日	60 人	石花菜	70,000	11,200	包括組合員採 收的 15,000 斤
鷄冠菜漁業	社寮島一帶 水深 10 尋以 內	自 2 月 1 日 至 9 月 30 日	5 人	鷄冠菜	-	200	
高瀨貝漁業	社寮島一帶 水深 7 尋以 內	全年	80 人	高瀨貝	-	300	
裸潛漁業	社寮島及三 貂角附近水 深 10 尋以內	全年	100 人	龍蝦、鮪	5,500	2,100	

說明：組合員的漁獲物有 7 成各自交給基隆魚市場進行拍賣，3 成交由社寮島在住臺灣人魚商直接買走，再賣到基隆市內。石花菜賣給臺灣水產會社，再銷售到神戶、大阪一帶。

資料來源：〈島內漁業組合現況（四）〉，《臺灣水產雜誌》，第 235 號（1934 年 11 月），頁 84-85。

### 3、沖繩人稼漁夫

臺灣總督府為使漁業組合在水產業的發展上做出貢獻以及漁業者生活安定起見，提供專用漁業的申請，社寮島漁業組合亦提出申請，昭和 6 年（1931）5 月 2 日獲得許可，其漁業種類為石花菜、伊勢蝦、烏賊、鱈仔魚、鯛等。許可條件不



能禁止來自琉球入稼漁夫來社寮島從事漁業。<sup>84</sup>

來自沖繩的入稼漁夫，明治 43 年（1910）有 2 百名以上來社寮島採收石花菜等藻類，從大正 4 年（1915）開始入稼漁夫人數減少，大正 8 年（1919）諸物價騰貴之際，石花菜卻價格低落，連帶石花菜仲買業者收購價亦低廉，以致大正 9 年（1920）人數愈少，至大正 10 年（1921）已無來自沖繩的入稼漁夫。不過根據小園技手於大正 12 年（1923）對社寮島的漁村調查仍有沖繩入稼漁夫，當時沖繩入稼漁夫 5 人共同（1 艘乘組）出資，入稼約 4 個月，收入 1,200 圓，支出 232 圓 80 錢，收益 967 圓 20 錢，每人平均分得 193 圓 44 錢。<sup>85</sup>

不過從前段記載社寮島沖繩聚落田中系、系數系兩派於大正 15 年（1926）聘請沖繩漁夫採收石花菜來看，沖繩入稼漁夫至晚於此時又大量回來社寮島。昭和 4 年（1929）經濟大恐慌，重擊沖繩經濟，沖繩人只能吃蘇鐵有毒的種子，時稱「蘇鐵地獄」，這使得沖繩外移人口急劇增加，這也是臺灣總督府允許社寮島漁業組合擁有專用漁業權的附帶條件，即不能禁止來自沖繩入稼漁夫來社寮島從事漁業的原因。

### （三）漁業衝突

以往沖繩入稼漁夫在社寮島採收石花菜，早使得當地漢人採收業者收入變少。<sup>86</sup>昭和 6 年（1931）5 月 2 日臺灣總督府又允許社寮島漁業組合申請的漁業專用權，使該島漢人住民因此無法採收石花菜，更常起利害衝突。昭和 7 年（1932）4 月又因採取漁料的問題交惡，相關單位亦出來斡旋，同月 15 日雙方會面，組合這一邊執意要 4 圓，在住漁民僅願給 1 圓，互相不讓，基隆市勸業課井上技手，

<sup>84</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1139 號，1931 年 4 月 18 日，2 版；第 11156 號，1931 年 5 月 5 日，7 版；第 11157 號，1931 年 5 月 6 日，夕刊 4 版。

<sup>85</sup> 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頁 210-211。

<sup>86</sup> 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頁 211。

出為調停，當以 2 圓解決。<sup>87</sup>

不僅漢人與沖繩人衝突，基隆當地漁民亦會搶漁場而發生爭鬪，例如大正 13 年（1924）9 月 14 日《臺灣日日新報》即刊登一則社寮島漁民與哨船頭漁民為爭奪基隆桶盤嶼鱆魚發生大亂鬪的新聞：

基隆桶盤嶼海面哨船頭與社寮島為捕鱆魚兒大亂鬥，事出哨船頭鱆魚船放下大敷網等待魚群聚集之際，社寮島漁船後靠近並同時放下大敷網，結果雙方敷網纏住，哨船頭這邊大罵並引起雙方口角，或用櫓櫂或丟啤酒瓶，大亂鬪，哨船頭約 60 艘船，社寮島約百艘船，哨船頭不敵離開，兩邊主力其實就幾艘，其餘聲援而已。<sup>88</sup>

漁業衝突無非是為自己爭權益，增加漁獲收入。

#### （四）漁民節慶

##### 1、海神信仰

社寮島為一漁村，漁民為祈求漁獲豐收，人船平安，因此在社寮島上供奉兩座海神廟，即天后宮與社靈廟（三府王爺廟）。大正 12 年（1923）6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曾報導社寮島等基隆地區迓媽祖的盛況：

連日媽祖祭：例年 6 月 3 日，基隆街賽會後，外有四處，輪日舉祭，翌四日蚵殼港，五日田寮港，六日大沙灣，七日社寮島，各處皆虔誠祭禮，演劇數臺，頗呈熱鬧。際此雨後晴霽，風塵不捲，男女夜間多出遊觀劇兼以消涼也。<sup>89</sup>

基隆各地迎請關渡媽祖的年例<sup>90</sup>日期，在日治中期後漸趨固定，原因是臺灣經

<sup>87</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1500 號，1932 年 4 月 16 日，8 版、夕刊 2 版；第 11501 號，1932 年 4 月 17 日，夕刊 4 版。

<sup>88</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8741 號，1924 年 9 月 14 日，5 版；第 8742 號，1924 年 9 月 15 日，4 版。

<sup>89</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8278 號，1923 年 6 月 9 日，6 版。

<sup>90</sup> 所謂「年例」指的是各聚落迎請關渡媽祖的日期時間必須要事先登記排班，以免撞期或向隅，

濟發展後，人民生活趨於穩定，各庄頭有能力每年舉行慶典，再加上早期關渡宮內的媽祖神像數量有限，無法供應太多聚落同一時間迎請，而且大多數的聚落都喜歡迎請「二媽」（平安媽/太平媽）去該庄共同遶境，所以要能夠每年可以固定請到二媽的前提下，將日期固定形成「祭祀日」就成了最重要的關鍵因素。<sup>91</sup>

如上所述，基隆地區後來發展以農曆 4 月初一起一連串迓媽祖的活動，社寮島天后宮為何是農曆 4 月 19 日這一天舉辦迓媽祖遶境活動，應起源於此。惟後來鑑於基隆市區每年農曆 4 月初一遭逢陰雨，有減迓媽祖之興致，遂決議於大正 6 年（1917）以慶安宮湄洲媽祖安座紀念日的農曆 4 月 17 日，做為一年一度迓媽祖的日子。<sup>92</sup>《臺灣日日新報》針對基隆迓媽祖改為農曆 4 月 17 日，有詳細的報導：

聖母繞境改日：基隆街，例年舊曆四月一日恭迎慶安宮聖母、及關渡宮聖母繞境。因數年來，是日每逢雨天，大失興會。去九日午後二時，慶安宮董事同各保正及有志者，在該廟內協議，決定繞境之日改為舊曆四月十七日，是日乃該廟先年改築落成，重塑神像，諸董事等請聖母金身，詣湄洲祖廟進香。諸人又與祖廟僧人及董事相酌，將舊跡之聖母金身一尊請回，安鎮基隆慶安宮崇奉，入廟升座之日，即舊四月十七日。好資紀念，且議每年值東，憑筭輪值。來年決定市內十九保保民拈鬮輪值，以昭公允云。<sup>93</sup>

此例至大正 9 年（1920）正逢新曆 6 月 3 日基隆神社大祭，基隆官方要求將神社與慶安宮媽祖遶境合併舉行，增加地方慶典熱鬧氣氛，故自此以新曆 6 月 3

---

而這種作法行之有年後，往往變成地方固定的盛會。早期年例的時間沒有固定，加上許多聚落都要迎請二媽（平安媽/太平媽），往往造成廟方及聚落之間的困擾，後來才發展成各聚落固定日期向關渡宮登記「刈單」。由於日期的選擇，往往會考量地理因素，將鄰近地區的聚落以路線串連起來，於是迎請媽祖的時間往往以一庄過一庄的方式接力輪祀，形成一個祭祀圈。參見安嘉芳，〈蚵殼港地區的民間信仰〉，發表於「2018 年基隆學研討會：基隆兩河流域的歷史、社會與人文」，2018 年 12 月 9 日，頁 55。

<sup>91</sup> 安嘉芳，〈蚵殼港地區的民間信仰〉，頁 56。

<sup>92</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5969 號，1917 年 2 月 11 日，6 版。

<sup>93</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5969 號，1917 年 2 月 11 日，6 版。

日為迓媽祖之祭典日。<sup>94</sup>這也是上則大正 12 年 (1923) 6 月 9 日新聞提到的「例年 6 月 3 日 (按：農曆 4/19)，基隆街賽會」的緣由，該日基隆市區迓媽祖後有蚵殼港等 4 個地方，分別從 4 日至 7 日輪日舉辦迓媽祖，7 日 (按：農曆 4 月 23 日) 係輪到社寮島舉辦。

然而這種改動傳統迎神日期，居民不甚習慣多有意見，再加上地方不安，神性猶異，故至大正 14 年 (1925) 11 月初恢復原訂的農曆 4 月 17 日。<sup>95</sup>翌年 (1926) 社寮島天后宮舉行迓媽祖遶境即係在農曆 4 月 19 日舉行，先到慶安宮恭請該廟基隆媽、以及關渡媽、北港媽 3 媽祖聖駕，先繞市區，再繞八尺門，最後於社寮島遶境，並於當晚在天后宮前酬戲。《臺灣日日新報》對此有所報導：

社寮島迎神：基隆社寮島，一漁村也，距基隆市里許。(五月)三十日，即古曆四月十九日，恭迎媽祖繞境，以祈民豐物阜。午前十一時，由爐主備旌旗鼓樂十餘陣，到市內慶安宮，恭請該廟及關渡、北港三媽祖聖駕，先繞市中然後由陸路至八尺門，以十數艘漁船渡海，而入該島繞境。同夜在天后宮前演劇，雖屬島嶼賽會，一時頗呈熱鬧云。<sup>96</sup>

天后宮迓媽祖遶境活動外，曾有漁魁酬戲，名約「頭功戲」的活動，值得一提。明治 30 年 (1897) 11 月 23 日《臺灣新報》曾有相關的記載：

獨占漁魁：基隆社寮島原屬魚村之區，該處人民俱以網魚為業，惟即各層戶總計之僅有八戶皆得大利，且八戶自壹千貳百圓起至壹千六百五拾圓止。其中潘鳳奇、謝乞來二人又甲於六戶，各得利壹千六百餘圓，向來俗例得利為上者曰頭功，至舊曆十月初十日該頭功人在於社寮天后宮演戲酬神，名曰頭功戲。曆十余年來皆潘鳳奇獨占其魁，本年謝乞來與潘鳳奇並駕齊驅，彼此互爭頭功，經邀請該處庄長在媽祖宮內將二人賣魚帳簿逐一

<sup>94</sup> 安嘉芳，〈蚵殼港地區的民間信仰〉，頁 57。

<sup>95</sup> 安嘉芳，〈蚵殼港地區的民間信仰〉，頁 57-58。

<sup>96</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9366 號，1926 年 6 月 1 日，夕刊 4 版。

算清，彼謝乞來更少得潘鳳奇有三圓余之數，仍讓潘為頭功，畢竟潘鳳奇屢占漁魁，或有網魚妙策乎？不然何以年年如是，誠令人不解也。<sup>97</sup>

除天后宮外，社寮島尚有一座社靈廟（三府王爺廟），主祀林、溫、傅三府王爺，三府王爺也是社寮島很重要的海神。王爺誕辰日農曆 6 月 15 日，王爺船會遶境其轄區，至對岸八尺門，再遶境回社寮島。大正 13 年（1924）7 月 13 日《臺灣日日新報》曾記載此一盛況：

基隆特訊：王爺誕辰祭，來十六日即舊曆六月十五日，係三府三王爺誕辰。是日社寮庄住民，如例舉祭，連天演唱官音，過午有王爺船航遊境內，亦一年中惟一熱鬧也。<sup>98</sup>

至今和平島仍在農曆 6 月 15 日舉行王爺船遶境，甚至有王爺船海上遊江活動，雖曾因故於 1975 年停辦，改為陸上遊江，針對友廟進行遶境交陪。2010 年又重新舉行海上遊江，淨海以祈求漁民出海捕漁滿載，人船平安。而陸上遊江仍照辦，現固定農曆 6 月 13 日舉辦。<sup>99</sup>

## 2、端午龍舟競賽

基隆港內龍舟競渡昔時相當盛行，可惜沒有繼續。惟社寮島日治時期每年端午節仍會裝飾龍舟，由於實力太強，幾無對手，有時只能自相競渡，但亦能吸引市民前往觀賞。《臺灣日日新報》就有幾則社寮島龍舟競渡的新聞：

基隆 舊端午行事：基隆舊端午日，每戶懸蒲竝飲雄黃酒，取辟邪之意。自下午市內商店休業者甚多，慶安宮、奠濟宮兩廟口，各演祝戲。社寮島漁民，裝飾龍舟二艘，由該島入市內港灣一遊。該島民之競渡，自昔有名惜無對手者，乃獻金帛歸去。<sup>100</sup>

<sup>97</sup> 《臺灣新報》，第 362 號，1897 年 11 月 23 日，1 版。

<sup>98</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8678 號，1924 年 7 月 13 日，4 版。

<sup>99</sup> 王俊昌採訪整理，〈基隆市和平島平寮里蔡淑貞里長訪問紀錄〉，2019 年 5 月 17 日採訪於平寮里里民活動中心，蔡淑貞里長為社靈廟相關活動的召集人。

<sup>100</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9382 號，1926 年 6 月 17 日，夕刊 4 版。

社寮島 龍舟競渡：基隆端陽競渡，昔時甚盛，自數年來，寂然無聲。然社寮島，每年舊曆端午日皆有裝飾一、二艘，遊江挑戰。如本年亦備二艘，入市內港灣，懸懸不去，惜無對手者，於是該島漁民，因自請水上警官許可自行競渡。去古曆五、六兩日，備龍舟四艘，每下午三時起，由水上警官立會，在島之防波堤為起點，至王爺廟前海中終點，每日競鬪四、五次，市內往觀者甚多，一時港中若市，頗甚熱鬧云。<sup>101</sup>

基隆社寮島 端陽競渡：基隆港內龍舟競渡，昔時甚盛。每由基隆仙洞、社寮等處，各備龍舟，到港內連綿競渡，以弔屈大夫之沈湘，竝增港灣之景色。後來漸寂，至數年來，絕無是舉。惟距基隆里許之社寮島，每年於該島防波堤附近，由島之漁民，分為社內與渡船頭兩組，自相競渡。本年(1927)亦依例，由保正謝財源氏發起，自去四日午後開始競漕，是日為久雨開霽，自市內往觀者甚多，聞此後尚欲繼續競渡數日云。<sup>102</sup>

除了端午龍舟競渡外，5月27日（按：接近端午節）日本海軍紀念日亦會舉辦划龍舟比賽。《臺灣日日新報》即曾報導相關活動：

龍舟競渡 社寮島組優勝：基隆市海軍紀念日之端艇競漕大會，開之大沙灣海水浴場。是日下午一時，社寮島、濱町、八斗子，各組扒龍船，觀眾尤多。其競渡成績，第一回第一著為社寮島組，第二著八斗子組，第三著濱町組。第二回第一著仍為社寮島組，第二著濱町組，第三著八斗子組，桑原市尹對兩回優勝者社寮島組授賞。聞此番競渡，社寮島組及濱町組，由競漕會各貼些少費用，而八斗子組則係自行參加，費皆自辦。金山庄方面有志，有希望明年競漕之時，備出龍舟參加云。<sup>103</sup>

祝賀優勝：海軍紀念日於大沙灣海水浴場短艇競漕之時，社寮島、濱町、

<sup>101</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9383號，1926年6月18日，夕刊4版。

<sup>102</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9736號，1927年6月6日，夕刊4版。

<sup>103</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12629號，1935年5月29日，8版。

八斗子，各備龍舟一隻參加競渡。社寮島組龍舟兩次皆優勝，受市尹賞，島民引以為榮，去三十一日，在該島演戲祝賀，竝開筵慰勞龍舟乘組員。聞八斗子、濱町、仙洞、金包里方面之人，現亦各猛烈練習中云。<sup>104</sup>

社寮島島民划龍舟實力非常堅強，大家有目共睹，如何奪勝，其他地區只能加強練習來應戰。

## 六、結語

社寮島原為一傳統漁村，使用著傳統漁法，惟進入日治時期在漁業現代化之際，即使傳統漁業其漁法漁具也有了改良。日治時期社寮島的漁業包括鱸焚寄網漁業、鰻建網漁業、曳繩漁業、鰹待網漁業、鰹釣漁業、以及突棒漁業（鏢旗漁業/刺丁鰻漁業）等。後當局為發展臺灣近海甚至遠洋漁業，遂在漁業重鎮的基隆興建基隆漁港，基隆漁港包括現今的正濱漁港及和平島漁港（即社寮島漁港），尤其基隆橋（今和平橋）完工通車後，其對社寮島漁業的經濟效益達到 62.15%，效益可謂顯著。社寮島的漁業發展也為當地帶來鰹節（柴魚）製造業及修造船業等關聯產業，製造就業機會。

漁民漁戶所得大致上已脫離「有食無賻」的年代，有較好的生活水平。社寮島尚有一沖繩聚落，有其從事漁業者，甚至成立漁業組合，惟多少與島上漢人有些漁業衝突，不過漁業衝突也發生在漢人之間，住民無非是要獲得更多的漁獲收入。由於是漁村，因此社寮島上有天后宮與社靈廟，分別主祀媽祖與三府王爺，其遶境活動為當地盛事，參與者眾，至今仍每年舉辦。而端午龍舟競渡，亦是社寮島民另一重要民俗活動，戰後曾因舉辦地點他移，近幾年在地方人士的奔走下，已另行在社寮島八尺門水道恢復舉辦，甚至邀請國際隊伍與會，熱鬧非凡。今天，

<sup>104</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 12634 號，1935 年 6 月 3 日，8 版。

海大等相關單位正在推動和平島為國際旅遊島，和平島所具備多元性及豐富性的漁業文化/海洋文化之底蘊，正是海洋文化觀光/深度文化之旅的重要亮點。



## 徵引文獻

### 一、專書

入江文太郎，《基隆風土記》，基隆：著者發行，1933年。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臺北：前衛，1997年。

中島新一郎，《基隆市案内》，基隆：基隆市役所，1930年。

有馬桂等調查，《臺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臺北：臺北州，1927年。

佐佐木武治編輯，《臺灣の水産》，臺北：臺灣水産會，1935年。

佐佐木武治編輯，《臺灣水産要覽》，臺北：臺灣水産會，1940年版。

兒玉政治，《臺灣産鯉節ニ就テ》，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産局，1929年。

柯淑純等主編，《社寮文史調查手冊》，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

桑原政夫編輯，《昭和十年基隆市産業要覽》，基隆：基隆市役所，1935年。

陳世一，《基隆漁業史》，基隆：基隆市政府，2001年。

曾子良、王俊昌等採訪整理，《基隆市民間文學（二）》，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2001年。

臺北州水産試驗場，《臺北州の水産》，臺北：該試驗場，1935年。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工場名簿》，1929-1939年。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臺灣之水産》，臺北：臺灣總督府，1920年版。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臺灣水産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25年版。

劉克襄譯著，《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東海岸的旅行》，臺北：自立晚報，  
1992年。

### 二、論文

〈本島の水産試験と水産業の奨励〉，《臺灣之水産》，第3號，臺北：臺灣總督府  
民政部殖産局，1915年。

〈社寮島の漁業組合〉，《臺灣水産雜誌》，第111號，1925年4月。

- 〈島内漁業組合現況(四)〉，《臺灣水產雜誌》，第 235 號，1934 年 11 月。
- 卞鳳奎，〈日本時期在基隆的沖繩縣人(1895-1943)〉，《臺北文獻》，第 194 期，2015 年 12 月。
- 王俊昌，〈日本統治時代の基隆漁港の産業集落の形成と発展〉，《南島史學》，第 87 號，2019 年 11 月。
-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漁民之生計〉，《臺灣文獻》，第 57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
-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鯉節製造業的發展〉，收錄於松浦 章編著，《近代東亞海域交流：產業與海洋文化》，臺北：博揚文化，2019 年。
- 安原良男，〈臺灣漁具集(三)〉，《臺灣水產雜誌》，第 316 號，1941 年 8 月。
- 安嘉芳，〈蚵殼港地區的民間信仰〉，發表於「2018 年基隆學研討會：基隆兩河流域的歷史、社會與人文」，2018 年 12 月 9 日，頁 55。
- 朱德蘭，〈基隆社寮島の沖繩人集落〉，收錄於上里賢一、平良妙子編，《東アジアの文化と琉球・沖繩：琉球/沖繩・日本・中国・越南》，東京都：彩流社，2010 年。
- 朱德蘭，〈基隆社寮島の石花菜與琉球人の村落(1895-1945)〉，收錄於《第 11 回琉中歴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沖繩：琉球中國關係國際學術會議，2008 年。
- 呂青華，〈基隆社寮島における沖繩人の調査報告〉，《東方學報》，第 25 期，2005 年 10 月。
- 洪淑清，〈日治時期基隆漁業史之研究〉，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 國分友海，〈臺灣の曳繩漁業〉，《臺灣水產雜誌》，第 5 號，1916 年 5 月。
- 許焜山，〈基隆八斗子漁村的漁業發展與變遷〉，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臺北州水產會，〈旗魚漁業試驗報告〉，《臺灣水產雜誌》，第 139 號，1927 年 7 月。

### 三、統計書

《臺灣水產統計》，各年度。

《臺灣常住戶口統計》，1934-1939 年。

《臺灣現住戶口統計》，1932-1933 年。

### 四、新聞、檔案、訪問紀錄

《臺灣日日新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臺灣日記知識庫」，《馬偕日記 1871-1901》，1972 年 9 月 27 日。

王俊昌採訪整理，〈基隆市和平島平寮里蔡淑貞里長訪問紀錄〉，2019 年 5 月 17 日。

# **Sheliao Islan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Fisheries and Surrounding Culture**

*Wang, Chun-Chang*\*

## **Abstract**

Sheliao Island was originally a traditional fishing village that relied on conventional fishing methods. The fishery industry was then modernized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which improved traditional fishing methods and utilized new fishing equipment and experienced an overall economic expansion. Naturally, this growth of the fishing industry also increased the fishermen's income and enabled them, in many cases, to lift themselves up, beyond just making ends meet. In the mid-to-late 1920s,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built the Keelung Fishing 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shore and offshore fisheries, as well as for the support of other industries in Taiwan. The Keelung Fishing Port includes the current Zhengb in Fishing Port and Heping Island Fishing Port (also known as Sheliao Island Fishing Port). After the Keelung Bridge (now called Heping Bridge) was built, Sheliao Island's fishery industry achieved a remarkable increase of 62.15% the following year. The growth in Sheliao Island's fishing industry also helped spawn new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bonito flakes manufacturing company, in shipbuilding, and in other associated industri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re was an Okinawan settlement on Sheliao Island, most of whom were employed in the fishing industry. They even established an

---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of Okinawan fisherman. This group often shared fishing techniques with Han people on the island; however,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Han people were often contentious due to inherent competition. The people of Sheliiao worshipped Mazu at Tianhou Palace and the King of the Three Provinces at SheLing Temple. Pilgrimage activities to these two temples tended to be grand local events where many people would participate. Dragon boat racing was also a popular event that made Sheliiao Island famous. These folk celebrations on Sheliiao Island are still significant annual celebrations and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marine cultural tourism.

Keywords : Sheliiao Island, fishery industry, Keelung Fishing Port, associated industries, fishermen's life

收稿日期：108.05.23

